

# 古城“重现”，是这样干出来的



周飞亚 付明丽

## 传承之光

### 核心阅读

明太原县城始建于1375年，比故宫还“年长”31岁。当地人都管它叫“古县城”。2011年，太原市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太原县城历史文化街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古县城内主体建设工程基本完工，600多岁的古城“重现”眼前。如今，这里成为太原文旅的新亮点。为古城保护和修缮默默奉献的有很多居民，还有文物保护专家和当地街道办、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等。

今年春节，电影《满江红》上映，作为拍摄地的明太原县城一下子火出了圈。元宵花灯会期间，古城18天接待游客68万。影视基地里，每天都有穿着影片同款古装的游客穿梭往来，不时有人登楼大声背诵《满江红·写怀》这首词，引起一片叫好。

明太原县城始建于1375年，比故宫还“年长”31岁。当地人都管它叫“古县城”。古县城坐落于太原市西南，离大名鼎鼎的晋祠仅5公里。说是“城”，其实“城”里原本是4个村：以城中心的十字街为界，划出4个片区，分别是东街村、西街村、北街村、南街村。一条十字街，就成为附近村民的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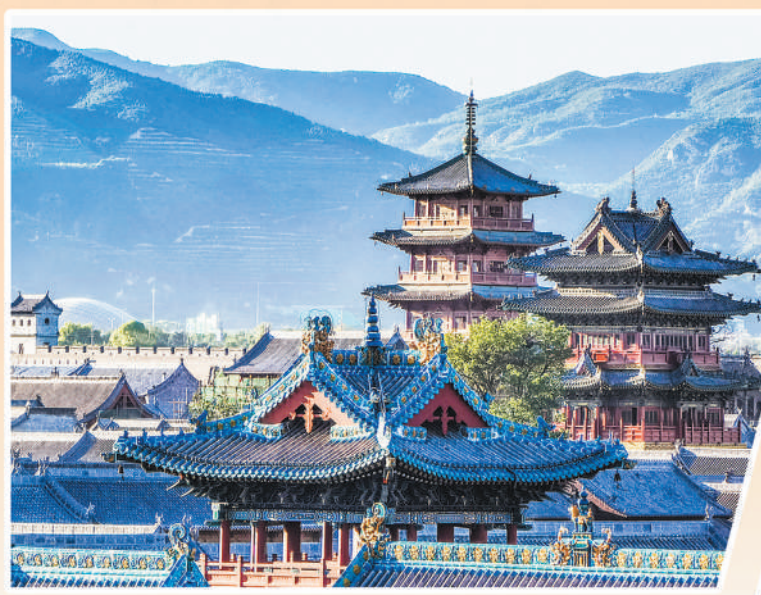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们生活的发展，仅有0.86平方公里的古城内部空间捉襟见肘。于是，城墙被拆毁，城壕被填平，仅余下西、北两个城门以及少许断壁残垣，城内大部分古建筑也“受伤”不轻。2013年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前，城内环境拥挤，道路破烂，污水横流。

如今，这里却成了太原文旅的一个新亮点。以十字街为骨架的街巷肌理呈现明清县城风貌，18处挂牌历史建筑、31处文物保护单位诉说着古城的沧桑变迁。十字街上，各色商铺林立，游客熙熙攘攘。晋祠桂花元宵、花馍研习社、宝源老醋坊……小小的店铺大有来头，其中藏着20项国家级或省级非遗，12处独立的研学院落。城门口的地图显示，将来这里还会有国潮基地、文物大医院、博物馆等多个项目落户。

一座古城，是如何“重现”的？

### “这是祖先传下来的‘宝贝’，可不能毁了”

10年来，修缮历史建筑及民居院落391处，建筑面积34万多平方米，投入资金上百亿，易地安置约3000户、1万人……其间艰辛，非亲历者很难想象。而这一切，可以从一个人的故事说起。“这是祖先传下来的‘宝贝’，可不能毁了！”提到家乡这座古县城，今年70岁的姚富生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姚富生出生、成长在古县城南街。上世纪80年代，他创办了自己的工艺美术制品厂，早期生产石膏工艺品，后来转向陶瓷和琉璃。做生意了不少世面，姚富生逐渐认识到自己家



▲太原古县城西北隅景色。 杨文杰摄  
▼太原古县城里，来观看灯光秀的游客挤满了十字街。 苏亚伟摄

版式设计：赵德汝



乡的文化价值。

冬季工闲时，他带着厂里的技工搞测量、做调查，走访城内老人，请他们回忆那些已经消失的建筑的形貌布局。1998年，他的工厂烧制出了500:1的“明清太原县城复原模型”。这座微缩景观出炉后，在古县城所属的晋源区政府大厅展示了整整5年。

“想要有点力气，必须捏成拳头！”为了团结更多保护古县城的力量，姚富生发起成立了晋阳文化民间研究会，收集的资料和自费出版的书籍，堆起来有半米高。为了宣传古县城，他拿着这些资料书籍到各处免费发放。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1年，太原市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太原县城历史文化街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明太原县城复兴工程正式立项。工程规划的第一步是恢复城墙旧貌，拆除建在城墙、马道、护城河遗址上的现代建筑。姚富生的工厂，也压占了一段200多米的城墙遗址，他二话没说，带头拆了自家厂房。

为了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古城风貌，当时的工程建设指挥部部长侯应合四处走访城内居民，收集过去的老物件。姚富生不仅将自己保管多年的4000多块城砖拿了出来，还提供了不少线索，并陪着侯应合一家人一户地登门劝说。

“现在挂在东城门上的‘东汾聚秀’匾，就是这么找回来的。”尽管已经过去了快10年，侯应合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原来，30多年前，一位韩姓村民为了盖房子，去夯土城墙附近拉土，挖出了这块匾，就带回家保存了下来。为了让匾回归原位，侯应合和姚富生几次上门去做思想工作，最终，这位村民将匾捐献出来。

为古城“重现”默默奉献的居民还有很多。一些特殊院子的大门、石狮子、砖雕木雕……许多有价值的构件，村民们在搬走时都无偿留下了。在进行拆迁动员时，不少热心村民义务帮忙，成了工作组的“编外成员”。古县城能够有今天的面貌，多亏了这些村民的付出。

### “再硬的馍馍片，含在嘴里泡着，也总有变软的时候”

为古县城煞费苦心的，还有文物保护专家和当地街道办、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晋源街道办事处高翔就是其中之一。

高翔2017年调来晋源街道办，彼时，古县城复兴工程正进入攻坚阶段。太原市政府做出决策，要将城内居民整体搬迁。

故土难离。再加上院落买卖更替等问题，搬迁面临重重困难。想要转变一部分村民的思想，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再硬的馍馍片，含在嘴里泡着，也总有变软的时候！”工作人员决心很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承包”三五户，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原本的补偿方案不适合新情况，工作组就向市委申请，对方案进行调整优化；

村民白天要上班，工作组就将上门时间放到晚饭后，嘴皮子一磨就是几个小时；

补偿款不能立刻到账，有村民担心签了协议却拿不到钱，街道办干部当场以个人的名义写下欠条。

那段时间，整个工作组就在城内一处破旧的小院里办公。熬一大锅粥，拿几块饼子，趁着开调度会议时，一边汇报进度一边啃上几口，汇报完，又匆匆奔赴下一户。

“如果仅仅把这当成一项工作，是熬不下来的。得把这当成一种事业，心里有对家乡深深的热爱和责任感。”晋源街道办事处主任杨艳峰的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这份赤诚，终于打动了古县城的居民们。2018年11月，最后一户人家也签下了搬迁协议。

修缮保护工作同样不轻松。为了避免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施工人员不敢用机械操作，拆除建筑全靠手工。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旧有构件，专家们每到一处院落，先去“翻垃圾”，每一块建筑垃圾都要“验明正身”后才能运走丢弃。别谈，从“垃圾堆”里，还真翻出了不少宝贝。

2019年，古县城内主体建设工程基本完工。600多岁的古城“重现”眼前，与村民们记忆中的景象重叠在一起。

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进了位于古县城外不远处的小新区，不少人吃上了“旅游饭”，有的成了保安，有的当上了导游，有的开起了饭店。节庆活动时，“身怀绝技”的村民们还会受邀进城表演，又是一笔额外收入。晋阳风火流星、龙天庙会、二月二南街焰火习俗……在古县城里孕育、生长出的一项项非遗，依然滋养着古县城人的生活。

以这种方式，他们不断回到这座城，陪伴这座城，将自己的文化根脉重新扎进故土。

### “它不仅展示着600多年来的明清县城风貌，更传承着2500余年的晋阳古城的历史文脉”

山西已经有了平遥、大同、忻州等好几座古城，为什么还要复兴明太原县城？它有什么特殊？“它不仅展示着600多年来的明清县城风貌，更传承着2500余年的晋阳古城的历史文脉”

山西已经有了平遥、大同、忻州等好几座古城，为什么还要复兴明太原县城？它有什么特殊？“它不仅展示着600多年来的明清县城风貌，更传承着2500余年的晋阳古城的历史文脉”

脉。”采访中，许多人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晋阳，春秋末年初见史书，毁于宋初，绵延1500余年。这里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水灌晋阳”之战，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李渊父子从这里起兵，开创了唐朝。晋阳作为“北都”，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齐名。公元979年，北宋赵光义经过艰难的战役，征服了以晋阳为都城的北汉。为防止再有人凭此坚城割据，赵光义下令火焚水淹，这座见证了无数风云际会的城池，从此深埋地下。后世文人对此多有感叹，诗人元好问还曾留下“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的著名诗句。

晋阳城毁后，宋代另筑平晋县城。明洪武年间，平晋被洪水淹没，人们移县治于古晋阳城之所在，在旧基上筑城，这就是如今的明太原县城。

虽然明太原县城面积只有晋阳古城的约1/20，但从县城的名字、造型，仍可看出其传承来历。唐玄宗李隆基曾写诗赞誉晋阳：“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而明太原县城沿用了凤凰城的格局，民间旧称“凤凰城”。关于城池造型的寓意，在当地居民中代代相传：北瓮城门洞向东开，意喻“丹凤朝阳”，瓮城里的水井，象征凤凰之目；十字街曾有“好汉坡”，似凤腹微微隆起；南门外宏伟的宝华阁，是凤凰扬起的尾羽……

晋阳古城历史特殊，遗址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建制的原貌。2010年，晋阳古城遗址获得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今年1月，《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正式公布，遗址公园的建设也随之启动。

“明太原县城作为集旅游、休闲、购物、食宿为一体的服务区，将是对遗址公园的有益补充。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将古县城内设立一个博物馆，对晋阳古城遗址的历史、出土文物等进行展示。”在长期心系晋阳的考古学家常一民看来，这样的展示能让古县城的文脉传承更加清晰、文化底蕴更显厚重。

“晋祠、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龙山童子寺……古县城周边有很多著名景点。但它们都缺少酒店等配套设施，游客来去匆匆。”侯应合说，有了古县城，这些景观就有了“盘活”的希望。“其实，这些景观的兴建大多与晋阳有关，它们和晋阳古城遗址公园、明太原县城就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只有游客深入了解了这片土地的文脉传承，与周边景观的紧密关联，古县城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会客厅”和“旅游集散地”的功能。

人们期待，这座“凤凰城”未来会真正“活”起来。

下图为太原古县城航拍全景。

孟治宇摄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保护设施建设、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绿植景观为一体。通过远古与现代共生之生活场景，以全新的视角展示出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生活中的遗址博物馆”

于2017年11月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建设的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2年3月对外开放试运行，2022年12月获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园涵盖屈家岭遗址全部保护范围和部分建设控制地带，博物馆区、遗址核心区、稻作展示区已向社会开放。遗址公园还是湖北省级发展战略“中国农谷”关键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将遗址保护利用与文化旅游、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振兴有效结合的模式，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

大米，自古就是南方人的日常食料。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长江流域及南方世世代代饭稻羹鱼，对于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建立的历史，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去追溯。水稻驯化与栽培的历史，是在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屈家岭遗址发现于1954年冬，在石龙水库干渠施工中挖出大量红烧土、陶器和石器，在工地配合建设的湖北省石龙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发现并确认了屈家岭遗址。1955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张云鹏主持了遗址的首次发掘，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参与发掘的还有王劲等人，他们是湖北考古的开拓者。在屈家岭有湖北考古布下的第一个探方，挖下的第一铲，后来出版了湖北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报告命名了长江中游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

在遗址博物馆，展示着张云鹏主持的第二次考古发掘成果，包括红烧土层、灰坑、墓葬等主要遗迹，出土遗物以彩陶纺轮、薄胎彩陶杯、彩陶壶和鼎、甑、盘最具特色。特别重要的收获是出土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开启了在南方探索稻作农业发展史的序幕。

屈家岭遗址发现的碳化稻米，经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鉴定属于粳稻。这是在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史前稻作遗存，对于稻作农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最新研究认为，屈家岭遗址史前稻作遗存“与现在江汉平原普遍种植的稻种相同”，说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稻米是一种驯化十分成熟的稻谷品种。

屈家岭遗址这些年陆续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遗址经历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后续阶段，揭示出遗址聚落规模巨大和等级较高的特点。出土遗物丰富，精致的蛋壳陶证实制陶业已达到很高水平。

经过延续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考古学家已经探明屈家岭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非常强势且分布范围很广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湖北、河南、湖南3省都发现了这个文化的踪迹。屈家岭文化不断向江汉平原周边地区扩展，影响西达陕西南部，南达湘北，东达鄂东平原。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保护设施建设、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绿植景观为一体。通过远古与现代共生之生活场景，以全新的视角展示出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生活中的遗址博物馆”。在山水田畴之间，看着绿油油的秧苗长成黄澄澄的稻子，漫步在考古学家寻找到的第一个大米的故乡，游客会感觉穿越到了5000多年前。

遗址公园内还保留和修缮了考古队当初入住的民居，陈列着发掘者使用过的物品。在屈家岭遗址一角，青山翠柏之间，建成了考古学家纪念馆。考古学家们将5000多年的历史揭示给我们，我们会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为考古事业做出的贡献。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生活中的遗址博物馆』

王仁湘

